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
山云儒釋之差其辨眇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釋氏合下見得一個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
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是皆
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
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個道理便實了故首
尾與之不合

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
這個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處底秀才

只恁地被他引去了又曰其言旁引廣諭說神說
鬼只是一個天地萬物皆具此理而已經中本說
得簡徑白直却被註解得越沒收殺或問金剛大
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
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
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
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
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
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是一個無字自
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桌子則云若
此桌子非名桌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
切相卽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個無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
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個好
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曰只爲他大本不
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諛淫邪遁蓋
諛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

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
知其所蔽淫者只是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
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于一偏而不能返
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
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于
道而不通于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
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
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
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于
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
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
處不在此

釋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故聽其言如該通徵其行
則顛沛儒者理于事而心有止故內不失成已外
不失成物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

胡

釋氏窺見心體故言為無不周徧然未知止於其所
故外倫理而妄行不足與言孔孟之道也
釋氏有適而可有適而不可吾儒無可無不可人能

自強于行履之地則必不假釋氏淫遁之辭以自
殆矣

釋氏惟明一心亦可謂要矣然真孔子所謂好仁不
好學者也不如是豈其愚至於無父無君而不自
知其非也哉

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君子有善萬世之
心行之自身始不然則蕩而無止不入於釋氏之
絕滅則入于老莊之荒唐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

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然
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迯父出家
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于山林今鄉裏豈容有
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于人此不惟非聖人之
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
夫婦之道亦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
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
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

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憇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程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濶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破他人無禮子須當去

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只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教主人翁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朱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空虛寂滅真是虛真是寂無處不知他所見者見個甚麼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生民彝倫

之間不可缺者他却皆去之所謂見者見個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都不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麝不卵不殺胎不覆窠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殺身施虎此是何理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他便無緣之慈以此爲真

慈

問釋氏說慈卽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饑餓則舍身以食之此何理耶

老氏只要長生其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数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見得

爲已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遇
譬以舊屋破倒卽自跳出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
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
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
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
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
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
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

幾個父母了其不孝莫大于是以此知佛法之無
父其禍乃至于此使更有幾個王質則雖殺其父
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
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
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子
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
我程

或問維摩語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
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

言作言要 卷之一 五十三
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
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
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
分于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

之全也被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
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于枯槁䟽通者歸
于肆恣此佛之教所以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
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又
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
尚只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
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
才卑德薄無可柰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

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
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汚隆清談盛
而晋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閑談又豈若今日
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
旣不可回今只有望于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
休日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爲之矣要之
決無取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
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裡去又其迹雖要出家然
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

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
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
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本是个自私獨善枯槁山林
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个人又
却要周徧謂旣得本則不患不周徧要之決無此
理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
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
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秉彝又殄滅不得
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于不得已直欲和這些

秉彛都消沒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
沒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
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
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
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
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于反身而誠却竟
無得處他有一个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
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
前後貫穿却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識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
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
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徧程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
生問僧曰曉之否耶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
將竟三界外事耶天下豈有二理

問惡外物如何曰此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
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耶合無
耶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

言傳言要 卷之十
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便利

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于春夏及至秋冬便是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性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何如曰到他說便

亂道又却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個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問劫煞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爲火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吹又爲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

又問說死生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

又問佛言生死輪迴果否曰此是說有說無皆難須
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
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
脅持人說利害其實為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
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
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
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

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
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
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
指為天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
人人着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
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
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
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
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目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
諛淫邪遁之辭翕然且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
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
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得失

神與性原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
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曰此便是說輪迴

問說禪家言性傾此與彼之說此只是偷生奪蔭之
說耳禪家言偷生奪蔭謂人懷胎自有個神識在

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陰血他

說傾此與彼盖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

有方員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他說是人

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裡及其既死此个事又會

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

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

有如此類的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个正理

若以見聞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

反原以爲人生得此个物事既死此个物事却復

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
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
箇彈子出來伊川說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
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
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
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一往一來而無窮者聖人之大道也謂往而復來來
而復往者釋氏之幻教也

明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然後信六道輪迴之說
俱誑淫邪遁之詞始可與爲善矣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
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
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
死者非所爲常也釋氏惟其私智所及而言之
至以天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
耳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爲己私也天道有
消息故人理有始終不私其身以公于天下四大

和合無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窮無斷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之所以能爲哉夫欲以人爲者吾知其爲邪也物無非我事無非真彼遺棄人間大物惟以了死生爲大者其蔽孰甚焉

釋氏處生死之際其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釋氏之學務使人輕去其幹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爲膏液散爲珠琲以驚動世

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佛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恠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見皆利心也顓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揚墨之害今世

言儒評要 卷之十
則已無之如道家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
談之瀾漫滔天其害無涯也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
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
立心不正矣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
其分佛氏摠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
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費力非自然也故
失之遠

子罕言利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
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
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于
利故便不是

因說誠意曰前輩有謂闢釋氏爲扶教者安在其不
妄語也 劉元城

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正如唐人
檄高麗之不能守鴨綠之險高麗遂守之今之闢
佛者類是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
又何足以爲辨舊常叅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

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覺其非

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方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釋氏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

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釋氏本怖死

生愛

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

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故曰出家獨善便于道體自不是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應物有誠妄當其可之謂誠失其宜之謂妄物象有形影實而可用之謂形空而不可用之謂影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影不離乎形者也是故聽其言則是稽其行則非高明篤實之君子乃知釋氏之妄大有害于人

心聖王復起必不棄中華之人于夷類也

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此乃天德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程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

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

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
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
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是則
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
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舍真際而談
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
也張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
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
却是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
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
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于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于無聲無
臭此言聖人之心要處佛家之言相反儘說無形
迹無聲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畢竟有甚見處大
抵論語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
不識黃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

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週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于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個個談仁談義只為他歸宿處不是只是個自私為輪迴生死却

為釋氏之詞善遁纔窮着他便道我不為這箇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心怎生事神明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叅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為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

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已使

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何與洒掃應對合曰蓋言精粗無二曰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爲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爲出于佛者如寺精舍之類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一喝一諾不從心中流出便是不識痛痒古人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痒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旦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

在便是識痛痒謝

孟子所言皆精神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于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楊

君子之治心養氣應事接物惟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乃曰某未達不敢嘗此疑于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隣醢以

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窓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于楊墨朱

佛家有流注想水行將去有些滲漏處便是留滯

釋氏說法身便是本性報身是其德業化身是其肉身問報身是如何曰是他成就効驗底說話看他畫毘盧遮那坐千葉蓮珠常富貴便吾儒說聖人備道全美相似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虱而生也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爲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耳

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程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智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肯有過

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

智窮力屈欲休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
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
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着山逢着水行不得有
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
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
今夫有人處于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
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已必
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于已道實
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揚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
戚王元致問難于和靖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
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卽是病王屈服
以歸伊川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
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下曰從這裡
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先生且
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
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
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言傳語要 卷之十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學佛者難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隸

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教道

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是而心非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

言傳記要 卷之十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聞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于貌則不可強

周茂叔窮禪客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于前今乃以爲之于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是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旣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屠孟

子嘗言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卽悟何啻讀十年書

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何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而後能照物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猶不肯爲况聖

人乎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

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一般工夫方做得

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師祖人物皆偉魁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神師有曰當初

言作言要 卷之一
若非這個定是做個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做個特立獨行底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辭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只得叉手着他口動

今釋子亦有兩般禪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是竊列子骨骸及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

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
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
定輪輿與夫誓語可笑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經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
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個
禮法程子又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
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
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
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

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
厭了達麼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
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
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
又出禪學之下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
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
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
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

詩經要義卷之九

同治
藏書

